



大匠之路 范曾画传

邵盈午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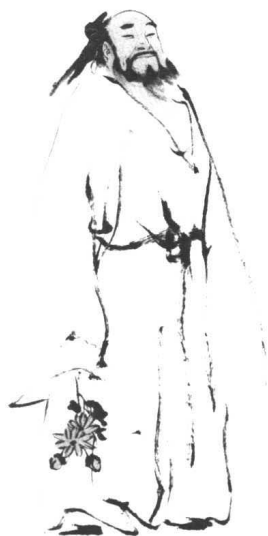
河北教育出版社



大匠之路 范曾画传

邵盈午 著

河北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范曾画传:大匠之路/邵盈午著:范曾绘. —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2.2

ISBN 7-5434-4573-5

I . 范… II . ①邵…②范… III . 范曾-传记-画册 IV . K825.72 - 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06985 号

书 名	大匠之路 范曾画传
作 者	邵盈午
特约责编	崔自默
责任编辑	张子康
装帧设计	张志伟
出版发行	河北教育出版社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
印 刷	深圳宝安新兴印刷厂
开 本	787 × 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5.25
字 数	220 千字
印 数	0001—4000
版 次	2002 年 1 月第 1 版 200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434-4573-5/K·194
定 价	24.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癡於繪畫能書偶



為詞事頗抒己懷

好讀書史畧通古今

之變

翼地冲霄主事已

范曾自評





目 录

第一章 人文渊薮 1

- 一、忧乐天下范仲淹 3
- 二、诗文赫赫蔚家风 5
- 三、不坠家风范子愚 9
- 四、一时佳话传江左 13
- 五、秦火焉能夺鬼神 20

第二章 初露圭角 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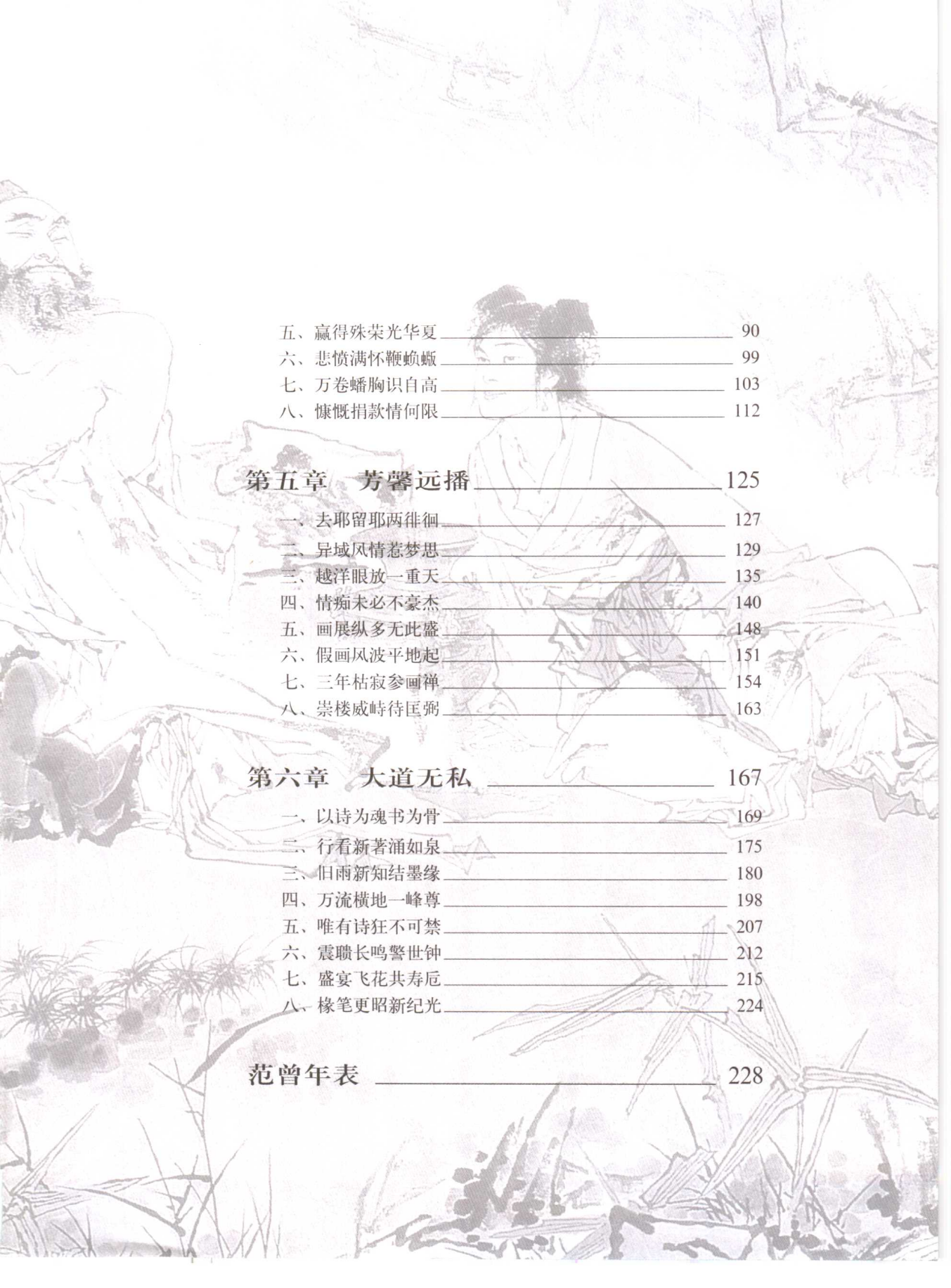
- 一、“鸡冠”一咏诧异才 25
- 二、艺海扬帆待远征 33
- 三、一入上庠便不同 35
- 四、投拜名师蒋兆和 39
- 五、郭老知赏心神漾 42
- 六、衣带渐宽终无悔 51

第三章 梦魇神州 55

- 一、劫里何须问果因 57
- 二、能担苦厄是男儿 59
- 三、漫道书生百无用 62
- 四、痛伤国运寄诗情 65

第四章 实至名归 69

- 一、泼墨钟馗歌正气 71
- 二、独于绝境树雄奇 76
- 三、张、范联展动香江 82
- 四、退情无限绘高僧 85



五、赢得殊荣光华夏	90
六、悲愤满怀鞭蛰蜮	99
七、万卷蟠胸识自高	103
八、慷慨捐款情何限	112

第五章 芳馨远播 125

一、去耶留耶两徘徊	127
二、异域风情惹梦思	129
三、越洋眼放一重天	135
四、情痴未必不豪杰	140
五、画展纵多无此盛	148
六、假画风波平地起	151
七、三年枯寂参画禅	154
八、崇楼威峙待匡弼	163

第六章 大道无私 167

一、以诗为魂书为骨	169
二、行看新著涌如泉	175
三、旧雨新知结墨缘	180
四、万流横地一峰尊	198
五、唯有诗狂不可禁	207
六、震聩长鸣警世钟	212
七、盛宴飞花共寿卮	215
八、椽笔更昭新纪光	224

范曾年表 228

第一章 人文淵藪

江上漁者

唐司空圖有重賦家民之多暇也抑宗元有號蝶香
說為永州野人之悲劇以嘲苛政據於序之千古讀之
先祖重公仲淹先生以其博大悲心寄惻隱於萬物生民其詩有云
江上往來人但愛蠶桑道是看葉舟山溪風波不語汝南而情跡深是
詩之眼力乎相襟似首顧岳陽懷說之在君廟堂之高則憂其民雲江湖之
遠則憂其君是道亦憂遠矣憂然何時而樂耶其必曰先天下之憂而後
天下之樂而樂未嘗不感文以師之為中國亦所以思往古追來者耳
陸雲秋乾沖衡生江東重公仲淹為岡山重公仲淹為



一、忧乐天下范仲淹

范曾的先祖，可上溯到北宋的范文正公仲淹先生，这有范氏家谱和各种史乘可徵，无须赘言。不久前，范曾承请为岳阳楼书写了那篇光耀千秋的《岳阳楼记》，他在文末只署“范曾”二字，这与时下某些人欲借名人叨光或借祖上显亲扬名的做法迥不相同，颇有“不事张扬”的范氏家风存焉。

《岳阳楼记》乃天地至文；似乎没有任何一篇古文，能具有如此广泛的影响。但同样一篇文章，镌刻在岳阳楼上与印在书上，其阅读感受是截然不同的；我相信，从岳阳楼上，范曾所读到的，是一个被岁月侵蚀了近千年仍郁郁葱葱的生命，是一种来自历史深处的真正牵动灵魂的“活”的东西。因此，当范曾忘情地一遍遍地诵读着它，心中定会不时地感到一次次激烈的搏动；这搏动，不仅仅来自“浩浩汤汤，横无际涯”的洞庭之波，也不仅仅来自范公那跨越千年的坦荡歌吟，而是来自血脉的最上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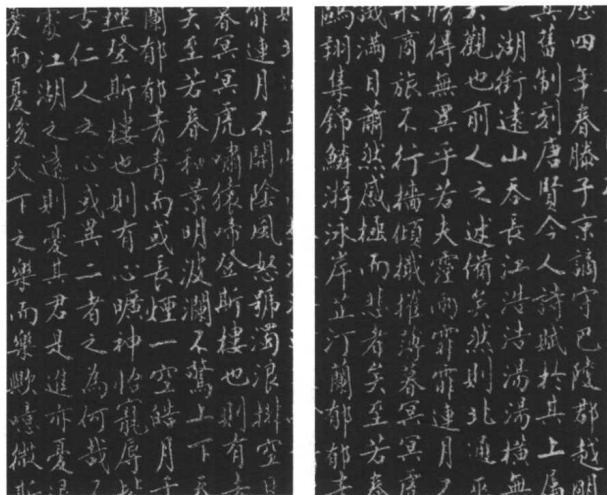
从文化渊源上寻绎，儒家的倡导者们一开始便是以承认君主专制的合法性为代价来赎取统治者对自家价值观的认同和接纳的；作为“士”来说，他



范仲淹像



范曾手书《岳阳楼记》名句



范曾手书《岳阳楼记》拓片局部

的理念是与君王家国等实体紧密联系在一起。如果上述实体不复存在，士的存在价值也就毫无意义（屈原的自杀就是一个显例）。以故，不论在何种情况下，士人都应当完全抛开个人的进退得失，做到上忧其君，下忧其民，以期“俯仰无愧天地”。但身为北宋名臣的范仲淹，自庆历三年（1043年）还朝并升任参知政事，为副宰相之职后，便始终不渝地遵奉着这一为“士”的最高价值原则。他大力推行“庆历新政”，改革时弊，考核官员，裁减闲冗，却屡遭权奸谗害，宦途多蹇，终遭贬黜。时人黄震尝慨叹本朝名臣之不遇，无过于范文正公者。虽然如此，范氏仍“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每感激论天下事，奋不顾身，一时士大夫矫厉尚风节，自仲淹倡之”（《宋史》）。窃以为，范氏之所以能够如此“奋不顾身”，其根本动力似可追溯到先贤们的“嘉言懿行”——

“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老子）；“劳苦之事则争先，饶乐之事则能让”（荀子）；“有难则以身先之，有乐则以身后之”（诸葛亮）。

依我之见，饱读诗书的范文正公，在写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两句流誉千古的名言时，心中似有上述成句在。只是到了范文正公那里，他不仅对“先忧后乐”的圣人境界作了经典性的总结，还将其纳入

普通士人的理念——“为士之道”中：不论是“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他都葆有着“为士”的高度自觉，即所谓“进亦忧，退亦忧”（范氏将其归结为“古仁人之心”），直到“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一“先”一“后”，表明了以圣贤人格自励的超迈之士那种不合时流的悲剧性品格。这一由儒家创发而由范仲淹大力倡导的“忧乐天下”的精神，千百年来，已成为一个古老民族所积淀和传递下来的伟大文化精神，一种足以提升和净化灵魂的圣人境界，并对范曾和他的艺术创造产生了无可估量的影响。宏观地看，这种精神已经成为中华民族文化传统中非常坚硬的内核之一。其后，用生命践履（包括用激情讴歌这种精神），便成为一种强有力的传统，在每一个历史的紧要关头，必有一大批不避斧钺燬火奔驰的志士仁人靡躯报国，万死不辞，从而使多难兴邦的奇迹在华夏大地上一次次出现。

或许正是基于这一点，范曾始终为自己能有这样一位“忧乐天下”的先祖而引为骄傲；尽管他秉承家学，早在儿时便已将《岳阳楼记》背得烂熟，但他仍一遍遍地读它，写它；每读、写一遍，他就会从生命的平凡状态中擢拔出来，并认清自己的生命是怎样从一条奔流不息且荡漾着绚丽浪花的历史河流中衍伸出来的。

二、诗文赫赫蔚家风

范氏家族从诗人范应龙算起，到范曾为第十三代，时间横跨四百余年。从明末至今，十三代中先后出现了数以百计的诗人、文学家和画家，而足可彪炳于中国文化史的巨擘大师至少有范凤翼、范伯子、范仲林、范罕、范曾等，并先后出现了三个高峰，即范凤翼、范国祿时期，范伯子、范钟、范铠三范时期和范曾时期。在这三个高峰之间，都有一两代或三四代的相对低



范曾的曾祖父范伯子像

谷，无论数量和质量都略逊或远逊于高峰期。如果用数字形式把这种现象表示出来的话，它们正好是一条波浪式前进的曲线；而三个高峰期的艺文成就恰恰也证实了范氏家族这种渐进式的发展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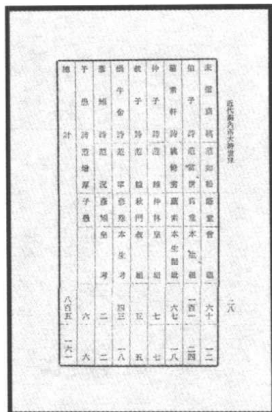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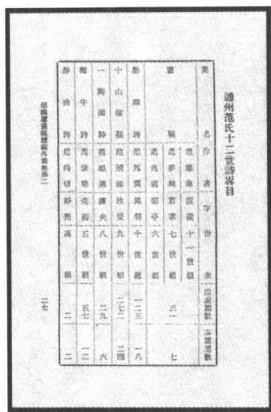
范凤翼交游广阔，虽遁迹山林，依然被尊为“东林眉目”。为人慷慨任侠，精通翰墨。董其昌、钱谦益、王思等都曾给他写过序文，此外，他还与昌起宗、包壮行、邵潜等名流组立诗社，相互唱和。

范伯子，字肯堂，是范曾的曾祖父，同治光绪年间的杰出诗人，开一代诗风。他与当时的大诗人陈散原，双峰并峙，是诗史上“同光体”的代表人物。他又是“南通四才子”之一，顾延卿、朱铭盘、张謇均为其挚友。范伯子有《范伯子全集》、《范伯子文集》传世，为当时诗坛巨擘。至今，紫琅山上还留有范伯子青年时代气壮山河的一副对联：“万方多难，山川大神享于此；百里蒙庥，云雷君子意如何。”其间感喟横生，气壮声宏，自是大家声口。

汪国垣先生在《光宣诗坛点将录》中，将范伯子点定为天猛星霹雳火秦明，并赞曰：“当其下手风雨快，谁其敌手花知寨。霹雳列缺，吐炎施鞭。”又诗赞道：“盘空硬语真能健，绪论能窥万物根。玩月诗篇成绝唱，苏黄至竟有渊源（散原见无错《中秋玩月》，叹为苏黄以来，六百年无此奇矣）。”汪氏此书稿本，当年柳翼谋、杨杏佛见之，亟推为允当，且有万不可移易者。仅从汪氏对范伯子的评赞看，亦足徵此言洵非虚誉。

清诗研究专家钱仲联先生在其《近百年诗坛点将录》中，则将范伯子点

定为天雄星豹子头林冲，并评赞曰：“范伯子诗，为近代学宋诗一派所推，吴恺生选晚清四十家诗，以伯子冠首。”金天羽《答苏堪先生书》谓伯子“贫穷老瘦，涕泪中皆天地民物”，“盖豪杰之士也”。良非过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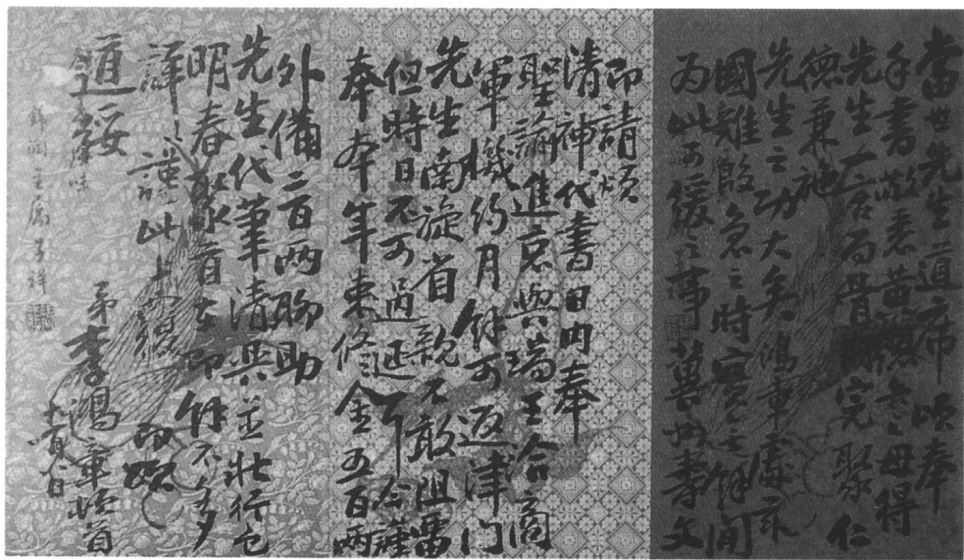


请看范伯子《过泰山》

下》：“生长海门狎江水，腹中泰岱亦峥嵘。空余揽辔雄心在，复此当前黛色横。蜿蜒痴龙怀宝睡，蹒跚病马踏砂行。嗟予即逝天高处，开阖云雷尚未惊。”震荡翕辟，雄气盘郁，诗人矫然不群的气度风神于此豁然朗现。再请看其《守风书怀》：“宵来觉梦更相因，数数肝肠变苦辛。旅病江湖抛弱弟，岁寒门户累衰亲。朝昏兀兀成何事，生死茫茫只负人。欲把愁心散空阔，开门稠叠雪花新。”愁思百结，肝肠欲断，令人不忍卒读。

范伯子才大力厚，颇有雄视古今之慨。他尝谓：“我与子瞻为旷荡，子瞻比我多一放。我学山谷作犹健，山谷比我多一炼。惟有参之放炼间，独树一帜非羞颜。径须直取元遗山，不得下与吴王班。”此乃范伯子奉为圭臬的诗歌理论纲领，对南通范氏家族的后代影响甚大。

范伯子不惟诗名卓著，腾誉士林，其盛德清操，亦炳耀于世，享誉甚隆。光绪初年，范伯子曾就李文忠公鸿章之聘。李鸿章尊师重道，朔望必衣冠候起居，每食，奉鱼翅一簋。却之，不获；李鸿章遂以干翅寄奉其二亲。时有以乡举劝者，范伯子笑曰：“谁不知我为李公西席，中试何为？”因节幕得用居停舆马，李鸿章蒙赏紫缰，范伯子尝假用之，访友于天津紫竹林。或有人告李氏，谓范伯子乘紫缰舆作狭邪游。李氏曰：“既用紫缰，不可缺拥卫。”立命戈什哈八员护之（事见徐珂编《清稗类钞·杂记》）。范伯子之清雅狂放，于此可窥一斑。从新近发现的李鸿章致范伯子的信札中，亦可见二人交谊之



李鸿章致范伯子书信手迹

深，几达契密无间的程度。以李中堂之尊，而径自称“弟”，具徵二人的关系迥非一般，亦可徵范伯子当时的烜赫名声和地位。

范伯子的长子范罕，即范曾的祖父，字彦殊，亦擅诗，著有《蜗牛舍诗》，颇能克绍箕裘。陈散原评其诗云：“与乃翁固自大同而小异。”汪东则称其诗云：“劲气直达，肆而不野，未尝拘唐宋门户，而骀駉于古争驱。”伯子先生的次子范况则著有《中国诗学通论》，亦有声于时。

范曾的曾祖母是桐城派创始人姚鼐之后、女诗人姚倚云。范伯子又与当时的另一个诗坛巨子陈散原结儿女姻缘，范伯子的乘龙快婿便是大名鼎鼎的以诗、书、画、印冠绝一时的陈师曾。

总之，迨于近代，范氏家族已崛起为一个令世人瞩目的文化型大家族，形成一道奇特的家族文化景观。范氏后裔在各自的领域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窃以为除各自的天赋、意志、毅力、机遇、家学传承等智力和非智力因素外，家族文化所特有的人文精神和文化基因，也是孕育这个诗书世家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

三、不坠家声范子愚

代代诗书传世的南通州范氏，迨至范曾的父亲范子愚先生出生时，战乱频仍，国事蜩螗，欲像太平盛世之时心闲气定地吟诗作画已殊难如愿了。但那幅祖传的匾额上，赫赫的“淡泊”两字，却依然刚劲有力，彰显家风。

子愚先生生于1899年，六岁入家塾，七岁入儒学小学。旋从父去北京求学，转而又随父游学日本。少年即能诗，十二岁于日本竟发故国黍离之叹。二十余岁入上海美专攻读美术。子愚先生生性敦厚、淡泊、善良，有声于南通乡邑。他终生执教，不尚浮华，擅诗能画，满腹经纶，从不知名利为何物。写诗，对他来说，只是为了抒发一腔郁结。一诗既成，吟哦数日，便藏之文篋，从不轻易示人。晚年，他怕诗稿散佚，用极工整的小楷抄了好几套。有鉴于此，范曾经父亲应允，将《子愚诗抄》结集成书，并留给父亲一百册馈赠友好。可子愚先生只将其中一本供在爱妻灵前，其余的九十九本全部包扎得严严实实——至于子愚先生为何要这样做，我们似不必匆忙做结论，在此，不妨给大家讲述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



范曾的父亲范子愚(增厚)上海美术专门学校毕



半世紀公自題
 攬鏡相拋五十年
 皤然一叟換新天
 讀詩贏得撫戈日
 佳什驚雷卅七篇
 七十翁子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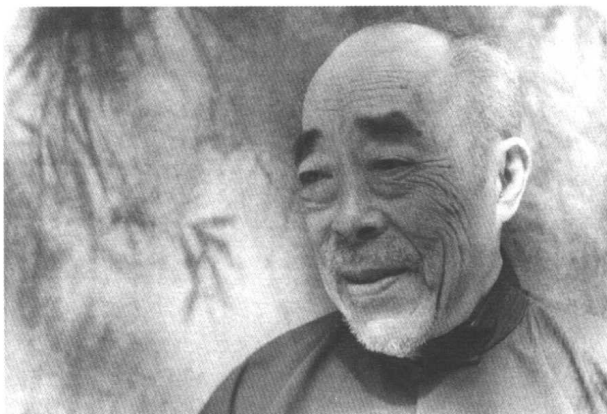
范子愚先生二十岁时摄于日本。五十年后，范子愚先生又为此照题诗一首。

子愚先生年青时，有一次在杭州西子湖畔写生，发现身后有一慈眉善目、仪表不凡的中年男子，始终微笑着看他作画，并不时提醒他要注意色彩对比，注意气韵生动，本色当行，一听即知为丹青里手。待画完后，这位中年男子又与范子愚闲聊，问及贯里，子愚答道南通。问及姓氏，子愚答曰姓范。这位中年男子紧接着问：“范罕是你什么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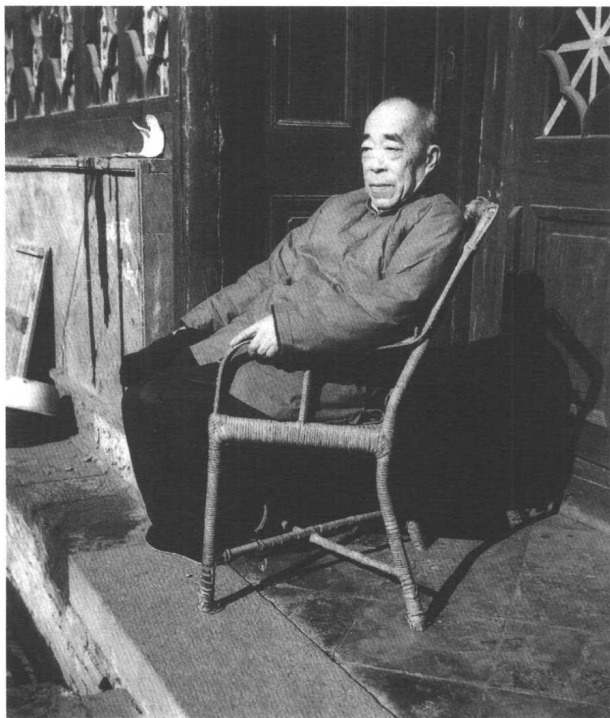
“是我父亲。”

“呵，原来是故人之后！”

咦，这位与父亲熟稔的长者究竟是谁呢？待一请教，才知道原来是大名鼎鼎的弘一法师！此前，子愚便知弘一法师颇为推重范伯子的诗。早在1910年，李叔同自东京上野美术学校留学归国后，曾书写范伯子的诗赠杨白民。同年大暑，李叔同又书伯子先生的诗“独念海之大，愿随天与行”赠杨白民。之所以如此，除范伯子先生诗本身雄奇恣肆的魅力外，还由于弘一法师



范子愚晚年像



范子愚在故宅